

南怀瑾先生特别指导、推荐的一部易学著作

[宋] 邵康节◎原著 尚修篆◎辑说

皇極經世書今說

HUANGJIJINGSHISHU JINSHUO

最能呈现宋朝邵康节先生广大精深学问的传世巨著

上册



華夏出版社

皇極經世書今說

HUANGJIJINGSHISHU JINSHUO

南怀瑾特别指导、推荐的一部易学著作

[宋] 邵康节◎原著
阎修篆◎辑说

上册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皇极经世书今说. 上册/邵康节原著, 阎修篆辑说. —北京:
华夏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5080-3941-6

I. 皇... II. ①邵...②阎... III. 理学-中国-北宋
IV. B244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7585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科文天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开本 59 印张 650 千字

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80-3941-6

定价 (上、下册): 8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序 一

《皇极经世书》为北宋邵康节所撰。其时，邵子与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等四人，为世所称五大儒者，嗣后加朱熹、陆象山、吕祖谦三人，共为学术界继往开来宋代之八大儒，构成理学一派，唯八家学术各有特点，各自独立。

即以邵康节而言，其学说虽源出道家一脉，但其主旨亦远承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之道统，另兼具道家自然法则之意涵，故博大而精深。

纪昀在《四库全书》中论及邵子之《皇极经世书》，谓其“立义正大，垂训深切，是经世书，虽明天道，而实责成于人事”。纪昀之论，应属深入而中肯。

邵子与二程，皆籍河南伊川。程伊川(程颐)之名亦缘此乡里之故。

唯《皇极经世书》，自来除少数专家外，能彻明其理者甚鲜，故自乾隆年代以还，对该书释注发扬者，颇为罕见，实属遗憾。

今者，有阎君修篆先生，亦为邵子伊川乡里人士，其耗时三载，撰写《皇极经世书今说》之书，弘扬邵子学术，用心良苦。

缘阎君自幼于乡里嬉戏于邵子安乐窝祠，耳濡目染，倾心于邵子及其学说。及长，入塾习儒，对《易经》之学情有独钟。抗战中期，阎君投笔从戎，转战各地。来台后数十载，历经军政要职，然公务之余，仍孜孜于易学，并有著作问世。

阎君后以少将阶退役，转任商界，但对易学之研究，始终如一，迄未稍懈。

数年前，阎君摒离世缘，发愿专心致力于邵子《皇极经世书》之阐释，一则以宣扬我中华文化，一则于此特殊时代，发挥邵子之学，提升智慧及理性判断之功能；再者，亦乡里孺慕之情所依也。





◎
皇极经世书今说

阎君所著此《皇极经世书今说》一书，又名《邵子全书》，初期完成百万字，洋洋大观，其中列举先辈学者之观点论述，再加个人研究心得见解，极为详尽丰富，难能可贵。

邵子曰：“天下将治，则人必尚义也；天下将乱，则人必尚利也。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，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。”时值尚利之风遍野，天下势将趋乱，正此时也，阎君不畏艰苦，弘扬邵子学说，如能收挽狂澜之效，则众生幸甚，中华文化幸甚。

唯一般世俗认知，因邵子学术亦涉占卜，故谬列其入术数之类属。对此，纪昀曾云：“洵淬然儒者，非讖纬术数家可同日而言也。”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故置不论。

今值阎君撰述出版之际，乐为之序。

南怀瑾
癸未夏月

序
一

〇
〇
二





序 二

凡是对占卜命相有兴趣的朋友,大都知道邵康节的大名,有关他神机妙算的事迹或传说,更是脍炙人口,甚至多有冒用其名的著作充斥坊间。这些现象自他歿后近千年间,即已层出不穷,可见其魅力之大。然而,若只看到康节先生这种遇事而能前知的功力,连宋朝大儒程颢、程颐的门人尹焞都说:“小了他学问。”也就是说,太小看了他的学问。

那么,最能呈现康节先生学问之精深广大的是什么?那就是他所著的《皇极经世书》。此书编入《四库全书》,有关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对此书的评价,详见本书卷首所述。此书及其吟诗《伊川击壤集》也编入《正统道藏》。此书虽倍受肯定或赞誉,但其难读有若天书,三百多年来,已无新的注解,而旧的注解又流散各地,以致有心钻研者,倍感艰辛。而今阎修篆先生,于1978年出版《易经的图与卦》(五洲版)深获好评后,又积二十多年的研究,撰成巨著《皇极经世书今说》赐交老古出版,不止是本公司的光荣,深信也是同好者的最爱。有关本书撰著的旨趣,详见其自序。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,修篆先生不止搜罗各家注解,略去重复之处,并善为抉择,疏通其理,使读者免去到处搜罗之苦,并节省大量阅读的时间与精力,更为重要的是,作者的深入评论以及独到的见解与阐释,使这精义沉隐千年的不朽经典之作得大白于天下,真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。

为增加对康节先生的认识,现录《宋史·列传一百八十六·道学一》于下,除酌录其有关诗吟作为对照外,并略缀数语,以供参考:

邵雍(公元1011-1077年),字尧夫(康节是他歿后宋哲宗所赐的号),其先范阳人(河北省),父古徙衡潭,又徙共城(今河南省辉县,邵雍在共城“居苏门百源之上”读书,故有人称他的学派为百源学派)。雍年三十,游河南,葬其亲伊水上,遂为河南人。



◎ 皇极经世书今说

序二

〇〇四

雍少时，自雄其才，慷慨欲树功名（后虽不得展其抱负，然其著作名曰《皇极经世书》，仍寓有以经治世之宿愿）。于书无所不读（观本书及其诗篇，可知他于经、史、子、集都广为涉猎，而于古今历史尤有会通）。始为学，即艰苦刻厉，寒不炉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数年（《邵氏闻见录》还称他“书夜危坐以思，写《周易》一部，贴屋壁间，日读数十遍”，家境极为贫寒的他，甚至“以饮食易油，贮灯读书”）。已而叹曰：“昔人尚友于古，而吾独未及四方。”于是逾河、汾，涉淮、汉，周流齐、鲁、宋、郑之墟。久之，幡然来归，曰：“道在是矣。”遂不复出。

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，闻雍好学，尝造其庐，谓曰：“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？”雍对曰：“幸受教。”乃事之才，受河图、洛书、宓义八卦六十四卦之图像。之才之传，远有端绪，而雍探赜索隐，妙悟神契，洞彻蕴奥，汪洋浩博，多其所自得者（这一段说得极好，所谓“远有端绪”，是说先天图，有说由李之才往上推，依次为穆修、种放、陈抟，后来甚至有说推到东汉末年魏伯阳的《周易参同契》。自宋以来，争论不休，现代学者也多有所考证。详见朱伯崑主编的《周易知识通览》[齐鲁书社出版]。至于邵雍本人呢，则谦称创自伏羲。现代学者当然不以为是，而大致认为：虽然有所传承与变革，但正式定案而公之于世的是邵雍。所以这里说“多其所自得者”，虽为模糊之辞，却也是不刊之论）。

及其学益老，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以观夫天地之运化，阴阳之消长。远而古今之变，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，深造曲畅，庶几所谓不惑，而非依仿象类、忆则屡中者。遂衍宓羲先天之旨，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，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。（这一段直可视为对《皇极经世书》的赞词。但也反映出尽管称誉者多，深通易学的蔡元定甚至认为邵雍是“自秦汉以来，一人而已耳”，但在程朱易学为主流的情况下，确实“知其道”或其“志在经纶”的人，寥寥可数。邵雍认为，自己的学问是由数以穷理，而不是小道末技的术数之流，但后继者却往往只注意他用易数以推测未来，不然就是只注意到他对先天图与数的研究。据《金史》所载，数学家麻九畴、有“金代第一文士”之称的杨云翼，以及《元史》所载的刘秉忠、郭守敬、张文谦等人，都对《皇





皇极经世书今说

序
一

〇
〇
五



极经世书》有深入的研究。而历法家杜瑛更说：过去制定历法，都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，只有邵雍认为“天开于子，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之数，无朔虚，无闰余，以三百六十为岁，而天地之盈虚、百物之消长，不能出乎其中矣”，而倍为推崇。至于数学家李冶在批评历代《五行志》草木不分之余，更对邵雍把草木分为二类等等卓见，极为尊崇。南宋秦九韶在其所著《数书九章》序中说，数的变化包括“大衍皇极之用”、“人事之变”，而推测大衍求一术，目的是“小试经世”，可谓邵雍的难得知音。至于明末的徐光启、明清之际的王夫之，所评虽非无见，却恐有不明邵雍其心其道之嫌。清代乾嘉以后，走向训诂、考证之学，离其心其道愈远。而今修纂先生以素志乡情，《今说》一出，邵易行将弘扬于世。）

初至洛，蓬荜环堵，不避风雨，躬樵爨以事父母，虽平居屡空，而怡然有所甚乐，人莫能窥也（有诗吟及兄弟彩衣娱亲，而哀其弟早死）。及执亲丧，哀毁尽礼。富弼、司马光、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，雅敬雍，恒相从游，为市园宅（这些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陆续退居洛阳的大臣，出钱为他在洛阳南履道坊西天庆观东天津桥畔，先购园宅）。雍岁时耕稼，仅给衣食，名其居曰“安乐窝”，因自号“安乐先生”（如其《安乐窝中自贻》：“物如善得终为美，事到巧图安有公；不作风波于世上，自无冰炭到胸中。灾殃秋叶霜前坠，富贵春花雨后红；造化分明人莫会，枯荣消得几时功”）。旦则焚香燕坐，晡时酌酒三四瓯，微醺即止，常不及醉也，兴至辄哦诗自咏（如其《安乐窝中自吟》：“饮酒莫教成酩酊，赏花慎勿至离披。人能得知此般事，焉有闲愁到两眉”）。

春秋时，出游城中，风雨常不出；出则乘小车，一人挽之，惟意所适（如其《川上观》：“天气冷涵秋，川长鱼正游；虽知能避网，犹恐误吞钩。已登绝门望，曾无点额忧；因思濠上乐，旷达是庄周”）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，争相迎候，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：“吾家先生至也。”不复称其姓字。或留信宿乃去。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，以候其至，名曰“行窝”。

司马光兄事雍，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，父子昆弟每相饬曰：“毋为司马端明、邵先生知。”士之道洛者，有不之公府，必之雍。



◎
皇极经世书今说

序
二

〇
〇
六



雍德气粹然，望之知其贤，然不事表襮，不设防轸，群居燕笑终日，不为甚异。与人言，乐道其善而隐其恶。有就问学则答之，未尝强以语人（如其《答友人》：“何者名为善处身，非为能武又能文；可行可止存诸己，或是或非系在人。遍数古来贤所得，历观天下事须真；吉凶悔吝生乎动，刚毅木讷近于仁。易地皆然休计较，不言而信省开陈；虽居蛮貊亦行矣，无患乡闾情未亲”）。人无贵贱少长，一接以诚，故贤者悦其德，不贤者服其化。一时洛中人才特盛，而忠厚之风闻天下（如其《至诚吟》：“不多求故得，不离学故明；欲得心常明，无过用至诚。”及其《诚明吟》：“孔子生知非假习，孟轲先觉亦须修；诚明本属吾家事，自是今人好外求”）。

熙宁行新法，吏牵迫不可为，或投劾去。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，皆贻书访雍，雍曰：“贤者所当尽力之时，新法固严，能宽一分，则民受一分赐矣。投劾何益耶？”（熙宁，宋神宗年号，这时厉行王安石的变法。邵雍期勉为人处事，宁宽勿窄，如其《路径吟》：“面前路径无令窄，路径窄时无过客；过客无时路径荒，人间大率多荆棘。”）

嘉祐诏求遗逸，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，授将作监主簿，复举逸士，补颍州团练推官，皆固辞乃受命，竟称疾不之官。熙宁十年卒，年六十七，赠秘书省著作郎。元祐中赐谥康节。（如其《不愿吟》：“不愿朝廷命官职，不愿朝廷赐粟帛；惟愿朝廷省徭役，庶几天下少安息。”）

雍高明英迈，迥出千古，而坦夷浑厚，不见圭角，是以清而不激，和而不流，人与交久，益尊信之（如其《清和吟》：“清而不和，隘而多鄙；和而不清，慢而鲜礼。既和且清，义无定体；时行则行，时止则止”）。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，论议终日，退而叹曰：“尧夫，内圣外王之学也。”（内圣外王之学，正是《皇极经世书》精神所在，如其《治乱吟》：“精义入神以致用，利用出入之谓神；神无方而易无体，藏诸用而显诸仁。”）

雍知虑绝人，遇事能前知。程颐尝曰：“其心虚明，自能知之。”（如其《天听吟》：“天听寂无音，苍苍何处寻；非高亦非远，都只在人心。”亦如其《观物吟》：“耳目聪明男子身，洪钧赋与不为贫；因探月窟方知物，未撮天根岂识人。乾遇巽时观月窟，地逢雷处看天根；天



◎ 皇极经世书今说

根月窟闲来往，三十六宫都是春。”)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，务高雍所为，至谓雍有玩世之意；又因雍之前知，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，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。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，皆以雍言先之，雍盖未必然也(有所附会，古今皆然，且听其《至谕吟》：“民于万物已称珍，圣向民中更出群；介石不疑何尽日，知几何患未如神。若无刚果难成善，既有精明又贵纯；祸福兆时皆有渐，不同天地只由人”)。

雍疾病(据其吟诗，五十岁以后即有头风之病)，司马光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晨夕候之(其心情如所吟《答客问病》：“世上重黄金，伊予独喜吟；死生都一致，利害漫相寻。汤剂功非浅，膏肓疾已深；然而犹灼艾，用慰友朋心”)。将终，共议丧葬事外庭，雍皆能闻众人所言，召子伯温谓曰：“诸君欲葬我近城地，当从先茔尔。”(临终前，如其《病亟吟》：“生于太平世，长于太平世；老于太平世，死于太平世。客问年几何，六十有七岁；俯仰天地间，浩然无所愧。”)既葬，颢为铭墓，称雍之道纯一不杂，就其所至，可谓安且成矣。所著书曰《皇极经世》观物内外篇、《渔樵问对》，诗曰《伊川击壤集》。子伯温别有传(伯温著有《观物内篇解》、《易学辨惑》)。

史传如上，但康节先生怎么看自己呢？且听其《自作真赞》：

松桂操行，莺花文才，江山气度，风月情怀。

借尔面貌，假尔形骸，弄丸余暇，闲往闲来(丸谓太极)。

周勳男

甲申年五月

序
二

〇
〇
七





序 三

一、《皇极经世书》为邵康节先生所撰。《四库提要》称其“立义正大，垂训深切，洵粹然儒者”。康节先生神机妙算，其所用以占验，无不奇中，因而行家称其书为“易外别传”。

二、康节先生于治事境界，直追汉张良、诸葛亮。宋儒蔡元定先生，称其为秦汉以来第一人，洵非虚语。

三、《皇极经世书》谈天道、谈人事、论治学、品人心，于今而言，颇能切中时弊，如其所论：“天下将治，其人必尚行也，尚行者必以义；天下将乱，其人必尚言也，尚言者必以利。”可见本书画龙点睛之妙，尤为从政者、企业家、教育家，乃至为人父母或子女者所必读必学之一部奇书。

四、《皇极经世书》为一体大思精的巨著，自宋以来，注者不过十家左右，清乾隆迄今，尚未见更有诠释者。古人注解，读之已不易，何况原书？本书作者阎修篆基于对乡贤孺慕之思，专研《易经》多年，后又受教于南怀瑾先生门下，并为南师整理《易经系传别讲》一书。数年前受南师之命，汇集宋明以来名家注说，另行标点与注释，或重新比类排列、分析比较，并以近代时势法令与原书精华互相参证，俾读者读一书而达读数书之功效。

五、作者撰写本书过程中，历尽艰辛，除参阅国内图书馆藏书外，并亲赴美国国会图书馆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搜集资料，先完成本书一部分，即此次出版的内外篇。其余部分亦在撰写过程中，将陆续出版。

吴琮恩
甲申年春





自序

一九七九年元月，军旅生涯结束后，又糊里糊涂地步入商场，虚掷了二十多年岁月。午夜梦回，颇多感触。加以国内政坛、社会乌云密布，阴霾沉沉，因兴浮海之念。客中日长，有幸“闲坐小窗读《周易》”，遂萌为《周易》百家注之遐思。鼎儿由美寄来电脑一台，以补笔耕之拙。得于断简残篇中神会古人，虽无秋山红叶、鸟语花香之趣，倒也颇不寂寞。后来南师怀瑾听说了我的想法，嘱刘雨虹乡长告我：《易经》著作，虽已汗牛充栋，而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，未若《皇极经世》之久湮无问者。并寄来机票，嘱我赴港一晤。之后，为了搜集《皇极经世》的资料，鼎儿陪我赴美国国会图书馆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处，得以睹其典藏，获益匪浅。

《皇极经世》是奇书，也是一部十分难读的书。其难读的程度，虽老学宿儒，亦发“如攻坚木”之叹，较之19世纪初叶德国哲学家司宾格勒的《西方之衰落》，尤为过之。但有幸的是，司氏的《西方之衰落》，经达肯(Edwin Franden Dakin)整理后，更为清晰可读；邵子的《皇极经世书》，虽亦经宋人张氏行成、祝氏泌，明之黄氏畿、余氏本，清之王氏植、刘氏斯组、何氏梦瑶等之注释，其难读也如故，所谓“世人卒莫穷其作用之所以然”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除寥寥数家外，自清雍乾而后三百余年迄今，尚未见更为疏注者(亦或间有作者，恕笔者寡陋，未能拜读)。

《西方之衰落》问世后，司氏即以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名噪一时，成为当代思想家的彗星。邵子且常被误作道家者流，而不以儒者视之(为儒为道，就今日社会言，并无若何轩轻之处，但在以儒家为社会主轴的时代里，是有着颇多差异的。事实上，历代成拨乱反正之功者，类皆道家人物)。就事实来说，邵子本为儒者，因伏羲先天之学传自道家的陈抟，加以邵子遇事先知(《提要》称其在当日用



皇极经世书今说

自序

〇
一
〇



以占验,无不奇中),学者不问其学说旨义,即据以谓其非儒,殊欠允妥(邵子学说的基本精神,即以弘扬孔子思想为准)。诚如《四库提要》所说:“邵子书亦不专于象数,如云:‘治生于乱,乱生于治,圣人贵未然之防,是谓《易》之大纲。’又云:‘天下将治,则人必尚义也;天下将乱,则人必尚利也。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,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。’……类皆立义正大,垂训深切,是《经世》一书,虽明天道,而实责成于人事,洵粹然儒者,非术数家所可同日而语也。”

《宋史·道学传》称其“高明英迈,迥出千古,而坦夷浑厚,不见圭角”。程子称其为“内圣外王之学”。“内圣外王”,“迥出千古”,是非常严肃的称谓,非泛泛浪得虚名者所能当。世称诸葛亮为三代后之完人,邵氏则方之子房、诸葛实不为过,惜不得其时,故其道未行耳。诚如邵氏伯温所说:“有其时而无其人,则时不足以应;有其人而无其时,则事不足以兴。”邵子生非其时,即《皇极》一书,亦颇为浅人误解,其幸与不幸者如斯!梁启超氏《中国学术思想史》谓邵子为开创有宋儒学五子之一(开创宋朝学术五子,为周敦颐、张横渠、程颢、程颐兄弟及邵子,加朱熹为六子),亦可知其书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了。

《皇极经世》是部什么样的书呢?它是一部说尽天下道理的书《四库提要》称其“辞约而义广,天下之能事毕矣”。简单地说,是一部主张政治理想的书,是以老百姓为主的书。邵子憧憬我国三皇五帝的治绩,故名其书为《皇极经世》。后人解释“皇为至大,极为至正,经为至中,世为至变”,是以大中至正的方法,来经理国家与天下大事,即谓之“皇极经世”。

更深入一层说,《皇极经世》是以孔子学说之“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”为背景,与伏羲先天图的逻辑、卦象,以推论人文的盛衰、消长,时代的兴替、隆污,指出人类历史应走的方向,以六十四卦配合元会运世,并辅之以声音唱和,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部书。即所谓以元会运世、日月星辰,尽天地之始终者。

《四库提要》谓《皇极经世》“出于物理之学,所谓易外别传”,是“以天道而质以人事”的书(即以天道来验证人事,意思是说,天道与人道是相应的)。



皇极经世书今说

自序

〇
—
—



换句话说,《皇极经世》是本诸《易经》变动不居、顺势应时的精神,《书经》的以正治国,如所谓“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,洪范九畴”之道,《诗》之深识民间疾苦、明乎民心所向,《春秋》的王者之法(孔子作《春秋》,而乱臣贼子惧)等的精神,以为千年万世、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。

天有四时,邵子以为一个国家、一种文化、一个时代,乃至一个人人生,亦莫不有其春夏秋冬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春、夏、秋拉长,把冬缩短,岂非所谓“赞天地之化育”者?邵子说:“天有四时,其用者三,不用者一。”故邵子主张存一用三。此一概念,为古今中外用兵之道,于以治国,乃至经商、处世,皆为千古不易之最高原则。

闻鹃声而知南人为相,天下将乱。这是邵子明白了地气由南而北之故。此而观史,可谓历历不爽,准之以窥测天下,当然众醉我醒了。

“善用《易》者,不必举引言说”,为邵子的名言。又谓:“老子明《易》之体,孟子明《易》之用。”老子书中不言《易》,莫非《易》体;孟子书中不言《易》,莫非其用。邵子著《皇极经世书》,用《易》而不言《易》。可于“图虽无文,吾终日所思,未尝离乎是”先天图说中见之。

邵子用其独创的逻辑方法,以元会运世为纲领,将历代盛衰乃至兴亡之故,悉融入其中,以警惕世人,所谓举年见月,举月见日,举日见时,乃至分秒,皆能纲举目张,了如指掌。例如:

何氏《皇极经世易知卷》三章内容如下:

观物篇三十三

以运经世九

经元之甲一 经会之午七 经运之辛百八十八 (即一百八十八运,一运为十二世)

经世之子二千二百四十五 (即二千二百四十五世,一世为三十年)

这时正是晋惠帝十四年,岁逢甲子,年卦为革,也是天下大乱,开南北朝之端的一年,胡人刘渊开国称孤。在《皇极经世书》中,胪列这一历史,是这样写的:



皇极经世书今说

自序

〇
一
二

甲子：晋惠十四年……刘渊称王离石，国曰汉。

乙丑：东海王越……

丙寅：东海王越弑帝……

后人研究《皇极经世书》，因邵子所列，史书均甚明白，为节省文字篇幅，故以摘要如下表：

甲子	革	刘渊称王，国曰汉
乙丑		
丙寅	临	东海王越弑帝
丁卯	损	晋怀帝越称大丞相
戊辰	节	刘渊称帝
己巳		
庚午		
辛未	睽	汉俘帝于平阳
壬申	兑	汉刘聪纳刘殷女及孙
癸酉	履	怀帝死于平阳，子业称帝

注：一、元为日，以天干之甲乙丙丁等为纪。此说经元之甲一，即甲第一元之意；会为月，以十二地支为代，经会之午七，即第七午会；运为星，亦以天干之甲乙丙丁等为纪；世为辰，亦以十二地支为代，日月星辰，亦可代表元会运世，甲一即代表元一。此为午会第七，一百八十八运，辛。

二、上表中之甲子、乙丑等为年，甲子年直革卦，乙丑年卦直同人，己巳直中孚，庚午年直归妹。乙丑、己巳、庚午年，无大事可记。

这是二千二百四十五世前十年中，所发生的大事。如甲子年卦直革，刘渊称王，国曰汉；丙寅年卦直临，东海王越弑晋惠帝；戊辰卦直损，刘渊称帝；辛未卦直睽，刘渊俘怀帝于平阳；壬申卦直兑，汉刘聪纳刘殷二女为妃，四孙为贵人；癸酉卦直履，晋怀帝被刘渊杀于平阳，其子业即位于建康，是为元帝，为南朝之始。

一般人看历史，是看平面的，这段历史，在我们今天看来，平平淡淡，没有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，但在邵子的眼中，问题却大得很。如“刘渊称王，国曰汉”，即告诉吾人，这是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变，南北朝之乱局已在了；“东海王越弑帝”，这是纲常的大变；汉刘聪纳刘殷女孙，纲常伦理之败坏，已至于斯极！邵子以春秋之笔，寓褒贬之义之处在此。





皇极经世书今说

自序

〇
一
三



“甲子，革，刘渊称王；壬申，兑，汉刘聪纳刘殷女。”除了春秋褒贬之义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含义？《皇极经世》的奥秘，即在于此。所以《提要》说：“除张行成、祝泌等数家外，能明其理者甚鲜，故后人卒莫穷其作用之所以然。”

在《皇极》的看法，是卦直革、兑之故。明人黄氏畿，对这一段解说如下：

黄氏说：“世当大过之革，刘渊即兴于其年，自此龙章象魏，皆狂寇乱胡矣！开辟以来，天地之大变也。”又说：“兑，少女也，刘聪直之，而纳刘殷之二女为后，孙四人为妃。”

黄氏之意，以为这是因为“世当大过之革”，“兑为少女”，有此直卦之象，而有如此之事应。

按：龙章象魏

龙章：古时帝王的礼服或旗帜上绣的龙形图纹，称为龙章。

象魏：古时宫门外两侧的楼观，用以公告法令规章之用，称为象魏。这里形容胡人乱华，称王称帝之意。

邵子诗说：“龙章本不资狂寇，象魏何尝荐乱胡。”意思是说：龙章是帝王的礼服或旗帜所用的，不是为匪寇盗贼而设；象魏也不是没有文化的乱胡，所可用以冒充高尚的。

这是邵子用《易》之处。

《皇极经世》的内容，均以观物名篇（所谓观物，即本诸历史真相，可见邵子学说，皆有其事实依据，非是凭空臆说者）。大分之，为《元会运世》、《声音唱和》、《观物内外篇》、《渔樵对问》，其诗为《伊川击壤集》，以及其他著作如《无名公传》、《洛阳怀古赋》等，总名之为《邵子全书》。诚如梁启超氏所说：“康节先生以宇宙万有，皆生于心，事事凭空创造（此所谓凭空创造，系指其学说悉本伏羲先天图，而所创造发明，不落前人窠臼者），后人无比聪明，故不能传其学。”这是邵学不得其传之故。因之注其书者，自宋迄今，亦仅寥寥数家。清人何梦瑶氏并谓“黄氏于祝泌、廖应淮、张行成、牛无邪之说，悉行辨正，然辞义简奥，如攻坚木”。解书尚且如此，何况原著？故自何氏迄今又三百余年，而不见更有解者。

值得介绍的是，邵子思想与西方哲学家某些看法颇有相似之



皇极经世书今说

自序

〇
一
四

处。如柏拉图将人的品质分为金、银、铜三等。柏氏以为：金质之人，可做帝王；银质之人，可做诸侯；铜质之人，可做给役农夫。邵子则分人、物各为七等，有一人之人，有十人之人，有百人之人，有千人之人，有万人之人，有亿人之人，有兆人之人（物亦然）。邵子以为兆物之物，即可以为人；兆人之人，即是圣人。邵子的分法，似较柏氏更为细密而合理。

邵子以为天有四时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文化，亦有其春夏秋冬。司宾格勒亦将人类文化分为春夏秋冬，司氏以为：“人类的文化如朝霞，如彩虹，气象万千而稍纵即逝。”又说：“文化诞生之后，其发展的过程，大体相同，都是由春而至夏秋，最后又到冬季，没有一种文化能避免其衰老的命运。”其所不同者，邵子以三皇五帝时代为我国文化的春夏季，司氏则以周时代为夏秋季。司氏对我国文化了解不多，看法与邵子自不能完全相同，至其盛衰消长的观念，则完全一致。

按：司氏于其书中，对未来人类文化的发展，有以下的看法，他说：

西方文化必然向“世界化的大城市”发展，建筑高耸云表，巨富一掷千金，贫穷三餐不继。人口达两千万以上，熙熙攘攘，皆为利来，能有血性地生活而发扬该一文化之精神者，已无一人。以刺激性的娱乐来医治心灵的寂寞。

在世界城市之中，女色、地位，以至政治势力，皆可由金钱购买。强取豪夺之行、伤风败俗之事，在金钱的掩护之下，反而成为可以称誉的善事。这时女子不以做母亲为荣，而愿终身做丈夫的伴侣。

民主在金钱的腐化下，愈来愈显得虚伪。遵守文化传统的政府瓦解了，凯撒出现，民主政治的精神被破坏无遗。战争破坏的程度，较任何时代为残酷而不讲道义。

司氏又说：“在政党政治选举进行的时候，金银舌头成为选举的重要资本，攻击政敌，不惜夸大其辞。”

这与邵子的“天下将乱，其人必尚利也”的话，岂非如出一辙？

又说：真正的政治家，财富只是手段，如其不然，政治家无异于

